

冒犯

4B 周珏希

曾左思右想，為何總有愚昧者擅闖別人房間、偷溜進學校的秘園，惹得人們大發雷霆？這些被視為禁區的地方，不止具體地存在，也有出現在人際關係之中，以無形的方式橫立成我眼前的紅線。一旦踏入，矛盾一觸即發，或許兩敗俱傷。我若能早些意識到禁區是我們內心中最忌諱、最不宜於口的事，或許我會望而卻步，將腳步留於禁區之外、防線之外、忌諱之外。

班上曾有一位同學，因異於常人的外形，總是被大家異樣眼光所包圍。但他只是緊抿着唇、低着頭，望着腳下的紅線微微顫抖，彷彿擔憂着別人踏進他長滿荊棘之地。低於常人的身高，平觀世界低矮的水平綫，彷彿是他心中最忌諱的事，身高的缺陷成為了他的禁區。異樣眼光像是那些在禁區外駐留張望的好奇的人，他只能忽視，但傷人的言語卻似是一把鋒利的刃，觸及了他的忌諱、逾越了他的紅線，毫無防備地闖入了他的禁區。只因我一句脫口而出的話：「為甚麼這麼矮啊？你是不是營養不夠啊？快多做點運動，要不然沒機會長高了啦！」那是帶有諷刺嘲笑的語氣。我俯視着他，只見他的臉越發的紅，怒氣蔓延到了他的雙耳。「嘭！轟隆！」他奔出教室，只留下一地被推倒的桌椅以及不知所措的我。當初我不明白只是一句開玩笑的話為何令他反應如此之大，原來我已魯莽地闖入了別人的禁區。教室裏所有同學都被這巨大的聲響驚得停了下來，整個教室只餘下一片寂靜。「你為甚麼要嘲諷人家？明知道身高是他心中的刺！」我對這突如其來的責罵感到莫名其妙，我也只是隨意說了一句，又有甚麼大不了的，明明是他這麼敏感……我只是一隻腳踏入禁區，為何令警報四起？

我默默地搬起桌椅，卻左思右想終究不明白。好朋友的到來，我問出了心中的疑慮。所謂禁區究竟為何如此不可觸及？不就是被人們掛上「禁區」牌子的一片荒地？我不明白，我的話觸犯了他心中的哪道忌諱？朋友帶我上到學校天台，那是我不曾踏足的地方。我看着眼前隔絕天台禁區和非禁區欄杆，其中的忌諱究竟是甚麼？「你看，學校有禁區，社會有禁區，更何況人的內心？或許我們從來都不會知道這些禁區設立背後的原因，但一定有它不能被跨越的意義。那位身體有缺陷的同學，想必凡是有關身高的話題於他而言都分外刺耳敏感。就像這天台背後有要保護的一樣，我們不會知道他內心的忌諱是甚麼，他內心的禁區所維護的到底是甚麼。但就如我們現在這樣，我們尊重禁區的存在，是唯一能做的，不越界，不觸及他人忌諱，也許能避免一場紛爭。」我疑惑的內心瞬間澄明，就像一束陽光灑落，照得通透。學校的規則我尚且懂得遵守，不踏足禁區以示尊重。但人心的規則我卻魯莽地違背了，跨過了那位同學心中的忌諱。我頓悟到禁區不能擅闖，就如不能冒犯他人所忌諱之事。

從此，我再也沒有了當初冒險想勇闖禁區的好奇與反叛。「哪位同學上了天台！不要進入禁區！」聽到老師從遠處傳來的斥責，我和朋友飛奔跑下樓梯離開，離開了學校的禁區，也要離開那位同學的禁區。返回教室，看着一切恢復平常的樣子，那位同學已回到他的座位，像是一切從未發生。「對不起，我未過腦的胡言亂語傷害了你。對不起，希望你可以原諒我。」我的言語不小心冒犯了別人的禁區，我為此感到內疚。他鬆開了緊抿的嘴、抬起頭、微笑着搖搖頭，紅線下的腳不再顫抖。在我扭頭衝下天台之際，我也不再是禁區外駐留張望的人，和解之際，我也不再將腳

踏入禁區。於是，從此以後，我不再用言語和行動觸犯其他人內心的忌諱。那一腳回到禁區外，警報悄然消去。

從前我總不明白禁區為何不能踏足、忌諱為何不能觸犯。只覺得因為一個動作、一句話而暴跳如雷，是矯情，是小題大做。卻從未想禁區是人們不願提起的缺陷、往事，而將其保護，希望不為人所知。而闖入禁區，是將這無人知的世界公諸於衆，對他人何嘗不是一種傷害？就像是為國爭光的運動員，即使滿身傷病，記者也從不與他們探討忌諱的話題，不向外披露自己的任何傷勢，以免被對手攻陷弱點。歌手楊坤曾被瘋狂的粉絲暗闖家中，隱私全無；成都一位母親因擅自偷看女兒的日記而令母女關係惡化……種種例子多不勝數，無數次的闖入，一次次對禁區防線的忽視，對內心忌諱的冒犯，令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對人對事，都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。我仰視學校天台的禁區，慶幸自己從未踏入；而別人心中的禁區，我不會再無禮闖入。腳步的方向，從來都是由自己主導，說的話做的事，從來都是由自己決定。對禁區的領悟，深刻而難忘，從此，敬而遠之。